



如果不是每家店铺都挂着蓝色的清真招牌,西关美食街就和其他隐匿在居民区里的餐饮小街没多大区别。这里的饭馆没有豪华的装修,朴实亲民。这里的餐食也没什么名贵的食材,基本上,牛羊肉和面粉就可以搞定。但是,就是这样一条街,仅300多米长,在沈阳却无人不知。

汇聚了沈阳城最具特色的清真美食,或许是西关美食街备受沈阳人青睐的主要原因。在沈阳八大风味小吃中,有两种都出自回民食品。一个是马家烧麦,一个是沈阳回头。到了西关美食街,你不仅可以吃到个美味美的烧麦和回头,还能品尝到其他富有回民特色的食品,像开口馅饼、一口酥牛肉火烧、羊肉包子、清真饺子。各种牛羊肉菜肴更是丰富得超乎你的想象。蒸羊羔肉、手抓羊肉、黄焖羊肉、扒羊脸、烤羊排、烧牛肉、酱牛舌、囊香肉……羊肉汤和羊肉串更不必说。

每一个第一次走进西关美食街的人都会自动生出选择障碍症。街虽不长,店铺却家家经典。肚子只有一个,吃了这家,就漏掉了另一家。所以,老沈阳人基本都是西关美食街的回头客。只要馋

这一口儿了,就会过来吃一顿。

西关的美食,首先得说说回头。这是一种北方特有的面食,以沈阳回头最为出名。关于它的名字,还有个传说。

清光绪年间,有一户人家在沈阳北城门附近开设烧饼铺谋生。因为经营不善,生意一直不好。这日正值中秋节,生意更加萧条,时至中午尚不见食客进门。店主茫然,遂将铁匣内几枚铜钱取出,买了些牛肉,制成肉馅,准备做顿馅饼过节。做至中途,想到惨淡的生意,一下没了兴致,于是店主将面包上肉馅随便折了折,就扔到了锅里。这时,外面进来一位差人,见锅中所烙食品造型新奇,买了几个品尝。没想到味道甚佳。差人当即告诉店主,再烙一盒送往信驿。其他差人食后也是齐声叫绝。此后,这种食品名声大振,官民争相购买。

店主的生意日趋兴隆。因吃过的人都回头再来,故而店主将这种食品取名“回头”。不过,关于这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名称的由来,还有另一种说法。因为制作的时候要将面皮从四面向里折,所以取名“回头”。

沈阳回头色泽金黄,皮焦馅嫩,颇

负盛名。在西关美食街里,有一家老字号的回头馆,就叫西关回头馆。他家的回头做法申请了专利,专利号就刻在门口的木质牌匾上,非常显眼。

美食街里的老字号饭馆还有王记饺子。据店主介绍,王记饺子品牌创立于1910年,是一家真正的百年老店。1926年,沈阳城西小门附近建了一家商场,名为兴游园,集购物和游乐于一体,当时号称“奉天第一商场”。商场里云集了马家烧麦馆、铁家烧麦馆、林家包子铺、杨家大饼、冯记切糕、白家抻面等沈阳城有名的回民饭馆。王记饺子馆也位列其中。主理饭馆的是王永财与王永庆兄弟俩。王家兄弟在挑选做馅料的牛肉上特别下功夫,“宁要肉中长油的肥中瘦,不要另外加油的瘦中肥”,因而做出的饺子别具风味。后来弟弟王永庆去世,王记饺子馆由王永财独自经营。1980年以后,王记饺子馆相继由王永财长子王振江、长孙王崴接管,传承至今。

开口馅饼也是沈阳西关美食的一大特色,在其他城市很难见到。它的外形与一般我们常见的馅饼不同,中间有个圆形的开口,能看到里面的馅,面皮是

带褶的,像个被压扁的包子。开口馅饼常见的有牛肉洋葱馅和韭菜鸡蛋馅,比普通馅饼稍大一些。皮焦脆,馅鲜美。一个馅饼配上一碗滚热的羊杂汤,就是令人满足的一顿餐食。如果是在寒冷的冬季,那感觉便是既温暖又幸福。

如果有时间,在西关的回民聚居区内多走一走,你会发现很多家清真糕点铺。其中,以老字号的李杨五花糕最为知名。这里的凉糕、切糕、五花糕色彩缤纷,品类多得可以超过任何一家装修精美的西式面包房、蛋糕店,而价格却实惠得多。它们就简单地摆在柜台里散卖,你挑中的,老板会用简易的透明塑料盒打包,味道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你提着这么一个盛着美味的普通盒子从店里走出来,感觉到的一定是一种踏实的满足感,就像我们渴望的一种生活——不虚荣,无压力。

回民市场也是值得逛一逛的,这里有最新鲜的牛羊肉。

去西关美食街吃一顿饭不值得炫耀。炫耀不属于西关。西关的朴实无华属于老友,属于至亲。属于推心置腹,属于久别重逢。

我喜欢沉默的事物

(组诗)

马红线

一场好雨,拒绝雷电
一朵梨花慢慢地开
背离月光

小桥,弯下腰身,不喊痛
流水,困了人家,浑了又清
清了又浑,没有一丝委屈

月牙,以湖心为半径
故乡的湖水有了弧度
养荷的少女,曲线里作画

两条钢轨,摒弃浮躁与虚荣
从低处向着高处延伸
在呼吸
在斜坡中保持平衡
染一身
雪莲的香气

我喜欢沉默的事物
复杂环境下取舍
大度、包容、隐忍

一如忍辱负重的父亲,留下爱
拍拍灰尘,隐进暮色

辽阔的黄昏

布谷呼唤雨水
土地呼唤种子
蚂蚁搬运一粒米,像举着
太阳拉犁,月光施肥

院落无声,锁头看家
谷雨守望的一亩三分地
适合种大田
须眉与红唇

饱满的谷粒
留不住的女儿
指缝间滚落的光阴,碎银
多像母女分离的泪珠

铁犁深陷,人困马乏的季节
暮色格外温馨
恨不能将辽阔的
黄昏一口饮下

墨

墨,是纸的脚印
一旦落地,就再也不能后退
就像人,得三思而行
踏进雪地,就收不回脚步声

荷若然纸上,搬运它的是墨
墨和纸,如鱼得水
栩栩如生,是墨的一片风景

心在笔尖上舔血,是墨的内核
墨走累了,在灵魂里大睡
留白是墨的梦
维度是墨的韵律

静静地,听一粒墨挣脱黑暗
从磨难开始到劫后余生
画是历史,字是评说

听墨,从内到外
耳听到的是风声
心听到的是远方

本版邮箱
lnrbffk2023@163.com

舌尖上的乐园

苏兰采



花儿如米小

梁玉梅

每到冬天,我都爱将切下来的白菜疙瘩放进水碗里静养,待它在春节前后开出黄黄的菜花。那时,室外北风凛冽,室内黄灿灿的白菜花娇黄美丽,虽不名贵,却摇曳生姿。

晓慧姐从朋友圈见了我的白菜花,告诉我说,胡萝卜也可以养,也会开花。

我见过土豆花、豆角花、茄子花、大葱花,前两年下乡还见到了花生花,就是没见过胡萝卜开花。好奇心令我兴奋,决定养一根胡萝卜看看。

胡萝卜营养丰富,富含多种维生素,被人们称为“小人参”。作为蔬菜,它价钱不贵,属于普通大众蔬菜,市场随处可以买到。于是,我特意从超市买来几根色泽橘红的胡萝卜,切下根部,放进装有清水的小碗里,开始了我的期待。

没想到,初试就以失败告终。

我未见期待中的花开,甚至连绿芽都没有冒出来,切下来的那根块就腐烂了。我不甘心,又去早市买来农民自家种的、带着泥土的橘黄色胡萝卜,又开始了实验。

这一次,终于见到水中的根块冒出了嫩绿的叶芽,心中不免欣喜。我每日查看,恨不得一下子就让它开出花来。谁知叶芽好似偷懒的小婴儿,慢慢腾腾,似长不长地倦怠着。等到稍稍长高一点儿,底部先出的叶子已经黄掉了。

盼望花开的殷切,遇到了毫无明显变化的生长,就似满腔热忱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此后的日子里,我懒得心性,不再盼望,也不再每日去阳台查看了。

一天,我去阳台晾衣服,忽然发现花盆边一根细长的秧秆儿,心无旁骛地独自挺拔着。惊讶中,高度近视的我蹲下身子,仔细查看,才发现,原来是被我遗忘的胡萝卜秧,正独自傲娇地生长着。

离开我关切的目光后,胡萝卜秧已经长成了细细高高的“大个”。笔直的挺杆上,对生分布着羽状状的叶片,顶部像一把撑开的花伞,凝聚着菜花样的小颗粒,一团团、一簇簇。我不敢确定这是不是胡萝卜的花

蕊,因为它太小了,一粒粒团在一起,像一个个攥紧的小拳头。

好奇心驱使我,又恢复了每日到阳台打卡。胡萝卜秧也一天天变化着。由于挺杆长得太细太高,底部的根块儿作为它的“地基”,已不能承载稳固的作用,每当打开窗户,风就会把它吹倒。为了不影响胡萝卜秧的生长,我只好随时给它调转方向,或者让它离别的花盆近些,风来时好有个倚靠,免得倒下。

我的精心总算没有被辜负,终于看到胡萝卜花成形了。由无数的挺茎组成的花蕊,撑开一把把小伞。每一根挺茎如伞骨一般向外支展开来,每一根支展开来的绿挺顶端,都攒聚着无数小米粒一样的小花苞,盛开后,无数朵小花又组成一个个独立的小伞。这些被支撑开的小伞,如白色的蕾丝,茸茸地构成了一个大的伞形花朵,由胡萝卜秧的主干托举着。

我终于看到胡萝卜开花了。没有白菜花的灿然热烈,没有期待中鲜艳的色彩和厚重的花瓣,纤细轻巧,开满枝头。仔细看,那花苞是浅浅的绿色,那花瓣是淡淡的青白色,宛如一位纤纤淑女,纤尘不染,从《诗经》中走来,静静地从容地随风摇曳。

一位开花店的朋友说,花艺上有一种野生的胡萝卜花叫蕾丝丝花,花语是“惹人怜爱的心”。作为常见的配花花材,会被用在婚礼上做手捧花。虽然它只有中性的白色,却美得超凡脱俗,被行内称为“平民中的公主”。多么贴切的称谓,不张扬,却在一直努力,默默地绽放生命的光华,带给人温暖。

清代袁枚在《苔》一诗中赞美苔藓顽强的生命力:“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胡萝卜花何尝不是如此?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茉莉的香醇甜腻,却让人一见就喜欢上了它。

费狄拉说:“只有平凡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实际上只有远离矫饰或特异的地方,才真实。”朴素恬淡的胡萝卜花,用它的平凡滋养了我的灵魂。

琴音与剑舞

夏炜烨

在古人眼中,琴与剑是极为独特的器物。剑胆琴心,并非只是武侠小说中任侠儒雅的侠士,而是一种兰风梅骨、刚柔相济的君子形象。

听琴是君子的修身之德音。嵇康在《琴赋》中说“情舒放而远览,接轩轸之遗音”,意思说琴音是上古雅乐,乃圣人遗存的旷远之音。在《诗经》中琴出现于贵族的宴乐活动,表达感情时都是琴瑟并称,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琴瑟之乐”成为儒家眼中君子的修身之乐。确立的地位的提高同儒家“乐教”观念的确定有密切关系。琴瑟渐渐脱离了贵族阶层的附庸,而变为以德修身的君子象征。

在孔子的时代,舜被歌咏为第一

个鼓琴歌诗的圣王,琴逐渐成为一种“德音”的载体。嵇康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琴不只在乐器里,甚至在一切“器”中成了最有德性者。

在白居易笔下,琴声自身就具有一种古意,是一种太古之音。诗人刘长卿在著名的《听弹琴》诗中也谈到古今之论:“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古琴的意境中,高洁的君子形象显现于天地间那松风之中。

唐代以后,“剑”已然变成艺术力量的积蕴,散发出独有的魅力。在文人眼中,“剑”成为理想生命形态的隐喻,具有超拔千古的力量。苏轼曾写道:“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剑在

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在盛唐玄宗的梨园教坊里,有一位擅长剑舞的公孙大娘,技艺惊人,成为轰动京城教坊的舞者。杜甫曾写下著名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灵感就从这位舞者而来。杜甫说她“娇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里的剑舞已如王羲之的书法一般有着“矫若游龙”的韵律,行云流水的美感。

“剑”曾经为知己而存在。陶渊明说“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李白《少年行》里写到“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凋”。李白笔下的少年,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感,唯有剑歌而行的豪气洒脱,尽显生命真意。

微小说

我们的吕叔

洪兆惠

1965年,吕叔辞职。市场管理员,那可是让人眼馋的工作,吕叔说丢就丢。辞职后,吕叔干啥,你想不到,收破烂去了。邻居笑话吕叔任性,吕叔解释:“他难得乐意,乐意就好。”

吕叔乐意,有他的缘由。苍石南面有条深沟,长几十里,顶头的村子叫沿水沟,那里是他的老家。清明回去祭祖,他被秋姑叫去。秋姑,村里长者,“九一八”事变后一个人来山里,隐居至今。话少,但做事泼辣,打猎、采药、放山挖棒槌,从来都是一个人。她乐于助人,出手又大方,她咋那么富裕,一直是谜。

秋姑打开蓝色印花包皮,里面牛皮纸,里一层外一层,包着一本书,1931年出版的老书《少年维特之烦恼》,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译者郭沫若。

秋姑讲,1940年春,正是青黄不接时,在南山林子里撞见一个人,破衣烂衫,饿得打晃了。他手里握着枪,一看就是抗联的人。秋姑把手上吃的给了他,又回家取来两根棒槌。跟他说,两根都是六品叶,六品叶的棒槌,世间稀罕,哪根都得上百岁,值点儿银子,搯劲儿时能帮你。这个抗联的人从怀里掏出这本书,说这书是俺政委的遗物,跟命一样尊贵,只要我能活下去,一定回来取。

秋姑说:“我一直等着,到今个儿也没回。我这把年纪,说不上哪天两眼一闭——你打小爱书,思来想去,就得留给你。”这事改变了吕叔。村村落落,各家各户,藏着多少书,把它们找出来,收集在一起,想想就兴奋。干啥能到处走四外逛?挑货郎,磨磨刀,还有收破烂,吕叔选择了后者。一根扁担,两只花筐,挑着挑,沿街喊“金子换钱”。吕叔只要废旧金属,废旧废铜废铝废铁,别的不收。不知根底,以为他把金属叫“金子”,而家里藏着书的,一听就明白,“金子”是个啥东西。

苍石左右,方圆百里,吕叔进村就进。起早贪黑,走街串巷,全靠一副好脚板。有时走一天,花筐空着,摆在一起,用扁担挑在肩上。吕叔不怪,还笑,端上好饭好菜。孩子睡了,他掏出一本旧书,难掩兴奋:“宝贝呀!”吕叔又笑,不知猫在哪儿,眼睛掉进书里,一猫一天。吕叔把牛皮纸摊在桌上,包上书皮,正面写上书名,背面右下角记下打哪儿收来。

吕叔结婚时陪送的炕柜,成了吕叔的书橱。他的日子,过得紧吧。挣一些,花一些,剩下的不多。那套《静静的顿河》,1951年版的,虽说有两本硬壳封面没了,还是花了20元。吕叔上班时,一个月也不过就挣两个20元。吕叔手巧,会成衣活,用家里的那台缝纫机挣了一些钱。一家人不吵不闹,和和气气,紧吧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们这茬苍石街长大的孩子,都念着吕叔的好。我们从小听到的经典故事,全是他讲的。晚上聚在小卖店,夏天窗前,冬天炉旁,听吕叔讲小说中的故事,其乐融融。那些年,吕叔领着我们活在故事里。

我迷小说,有事没事愿往吕叔身边凑,偏得一些,久了,成了他的忘年交。有天他说:“我想写长篇。”吓了一跳,忽然感觉,神圣的小说离我很近很近。

他又说,你想啊,那个政委,老是把一本书揣在怀里,书肯定是他的亲人送的,而且是最亲的人,出来参加抗日那会儿,他还是学生,那也可能是恋人送的。书成了念想,成了力量,战争再怎么残酷也能挺住。再想想,他的恋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等他,盼他,可他不在,只留下这本书。

吕叔伤感,怅惋,自语着:“盼人的滋味,不好受,难啊。”

几天前,秋姑走了。最后时刻,吕叔在她身边。后来我家从苍石搬走,再后来,我念了大学中文系。对于我,读中文就是读小说,一读小说,眼前就会闪出吕叔。大学最后一个假期,也就是1981年的夏天,我回苍石去看他。

吕叔往沿水沟去了,只有吕叔在家。她说,你来,他高兴。他念叨说,说这孩子也不来看我。他几乎是每天出去,不过,收不上来多少东西,心思没在那儿上。以前倒头就睡,现在可好,一宿一宿苦熬,睡不着。随性好歹,一天出去,看看山,看看水,累了,就在树下躺一会儿,睡一觉。钱嘛,多了多花,少了少花,不攀谁,不比谁,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舒坦。吕叔叹气。

我说:“吕叔,还是我们的吕叔,不会变。”

吕叔笑了:“多少年就这么过来的,他想咋的就咋的吧。”我说,我还没看过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吕叔打开炕柜,里边的书摆得整整齐齐,书页泛黄,而书皮,清一色牛皮纸,有新有旧。吕叔拿出书,仍然用蓝色印花包皮包着。我一下激动起来:“看见它们,很亲很亲。”

我借辆自行车,骑着往南沟去,在沿水沟村外见到吕叔。他笑,我也笑。他说:“你小子书念得咋样?”

不答,而问他:“动笔了吗?我想看您的小说。”他笑出声:“不许往外说,你吕叔谁不知道。”还是那个嘻嘻喜性的吕叔。

我隐约感觉,秋姑才是吕叔的心事,就说:“我想看秋姑的故事。”他好像被触痛,脸色一沉,嘟囔着:“秋姑……”

突然,他说:“最早来苍石开金矿的,叫慕佳多。后来金矿让日本人夺去,他把妻子安顿个地方,自己参加抗日去了。一走,再没音讯,他妻子到死都相信他活着,早晚能回。”

我明白了。我说:“吕叔,你最应该写小说,因为您心里装着故事。”他说:“一个收破烂的写小说?”顿了一下,“写,必须写,管它呢。”



本版插画 董昌秋